孫子十家註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孫子十家註

(二)

孫星衍
吳人驥
校

孫子十家註卷五

勢篇

曹公曰用兵任勢也。李筌曰陳以形成。如決建瓴之勢。故以是篇次之。杜牧曰勢者積勢之變也。善戰者能任勢以取勝。不勞力也。張預曰兵勢以成。然後任勢以取勝。故次形。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曹公曰。部曲爲分。什伍爲數。　孟氏曰。分。隊伍也。數。兵之大數也。分數多少。制置先定。李筌曰。如善用兵者。兵者。將鳴一金。舉一旌。而三軍盡應。號令既定。如寡焉。　杜牧曰。分者。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別其人數多少。各任偏裨長伍。訓練昇降。皆責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韓信曰。多多益辦是也。

陳皞曰。若聚兵既衆。卽須多爲部伍。部伍之內。各有小吏以主之。故分其人數。使之訓齊決斷。遇敵臨陳。授以方略。則我統之雖衆。治之益寡。　梅堯臣曰。部伍奇正之分數。各有所統。　王晳曰。分數謂部曲也。偏裨各有部分。與其人數。若師旅卒兩之類。　張預曰。統衆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後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爲伍。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二隊爲官。二官爲曲。二曲爲部。二部爲校。二校爲裨。二裨爲軍。遞相統屬。各加訓練。雖治百萬之衆。如治寡也。

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

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　杜牧曰。旌旗鐘鼓。敵亦有之。我安得獨爲形名。鬬衆如鬬寡也。夫形者。陳形也。名者。旌旗也。戰法曰。陳間容陳。足曳白刃。故大陳之中。復有小陳。各占地分。皆有陳形。旗者各依方色。或認以鳥獸。某將某陳。自有名號。形名已定。志專勢孤。人自爲戰。敗則自敗。勝則自勝。戰百萬之兵如戰一夫。此之是也。　陳皞曰。夫軍士既衆。分布必廣。臨陳對敵。遞不相知。故設旌旗之形。使各認之。進退遲速。又不相聞。故設金鼓以節之。所以令之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曹說是也。　梅堯臣曰。形以旌旗。名以采章。指麾應速。無有後先。　王晳曰。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晳謂形者。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號也。　張預曰。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今用兵既衆。相去必遠。耳目之力所不聞見。故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却。聽金鼓之號而行止。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故曰。此用衆之法也。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曹公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　李筌曰。當敵爲正。傍出爲奇。將三軍無奇兵。未可與人爭利。漢吳王濞擁兵入大梁。吳將田伯祿說吳王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不從。遂爲周亞夫所敗。此則有正無奇。　杜牧曰。解在下文。　賈林曰。當敵以正陳。取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不敗也。　梅堯臣曰。動爲

奇。靜爲正。靜以待之。動以勝之。　王晳曰。必當作畢。字誤也。奇正還相生。故畢受敵而無敗也。　何氏曰。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合變者奇也。我之正使敵視之爲奇。我之奇使敵視之爲正。正亦爲奇。奇亦爲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無奇正而勝者。幸勝也。浪戰也。如韓信背水而陳。以兵循山而拔趙幟。以破其國。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信又盛兵臨晉。而以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虜魏王豹。則臨晉正也。夏陽奇也。由是觀之。受敵無敗者。奇正之謂也。尉繚子曰。今以鏌鋣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　張預曰。三軍雖衆。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乎奇正也。奇正之說。諸家不同。尉繚子則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曹公則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李衞公則曰。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此皆以正爲正。以奇爲奇。曾不說相變循環之義。唯唐太宗曰。以奇爲正。使敵視以爲正。則吾以奇擊之。以正爲奇。使敵視以爲奇。則吾以正擊之。混爲一法。使敵莫測。茲最詳矣。

兵之所加。如以碫（按碫當爲碫。从段。唐以後多遐音者。以字之譌而作音也。至王晳又以治鐵之鍛當之。更謬。）投卵者。虛實是也。

曹公曰。以至實擊至虛。　孟氏曰。碫石也。兵若訓練至整。部領分明。更能審料敵情。委知虛實。後以兵而加之。實同以碫石投卵也。　李筌曰。碫實卵虛。以實擊虛。其勢易也。　梅堯臣曰。碫石也。音遐。以實擊虛。猶以堅破脆也。　王晳曰。鍛。治鐵也。　何氏曰。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　張預曰。下篇曰。善

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此虛實彼我之法也。引致敵來。則彼勢常虛。不往赴彼。則我勢常實。以實擊虛。如舉石投卵。其破之必矣。夫合軍聚衆。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習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虛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曹公曰。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不備也。　杜佑曰。正者當敵。奇者從傍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　李筌曰。戰無其詐。難以勝敵。　梅堯臣曰。用正合戰。用奇勝敵。　何氏曰。如戰國廉頗爲趙將。秦使問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頗軍多亡失。數敗。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使括代頗。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兵分爲二。糧道絕。括卒敗。又唐突厥犯塞。煬帝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衆備邊。會虜寇馬邑。仁恭以衆寡不敵。有懼色。高祖曰。今主上遐遠。孤城絕援。若不死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四千。出爲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見虜候騎。但馳騁遊獵耳。若輕之。及與虜相遇。則掎角置陳。選善射者爲別隊。持滿以待之。虜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奇兵擊走之。獲其特勒所乘駿馬。斬首千餘級。又太宗選精銳千餘騎爲奇兵。皆黑衣元甲。分爲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鬳金等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被元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

少擊之。賊徒氣懾。又五代漢高祖在晉陽。郭進往依之。漢祖壯其材。會北虜屠安陽城。因遣進攻。拔之。戎人遁去。授坊州刺史。虜主道斃。高祖出奇兵井陘。進以間道先入沼北。因定河北。此皆以奇勝之迹也。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旁。或擊其後。以勝之。若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是也。

故善出奇者。北堂書鈔作善出兵。按作兵者義長也。後人以其如天地。如江河之言。臆改爲奇耳。宋時諸本則皆作奇。故鄭友賢云。不言正。闕文也。無窮如天地。

李筌曰。動靜也。

不竭如江河。

杜佑曰。言應變出奇無窮竭。李筌曰。通流不絕。張預曰。言應變出奇。無有窮竭。

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杜佑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王。興而復廢。言奇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四時之盛衰也。李筌曰。奇變如日月四時虧盈。寒暑不停。張預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互。盛而復衰。喻奇正相變。紛紜渾沌。終始無窮也。

聲不過五。

李筌曰。宮、商、角、徵、羽也。

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

李筌曰。變入八音。奏樂之曲。不可盡聽。

色不過五。

李筌曰。青、黃、赤、白、黑也。

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北堂書鈔觀作視。味不過五。

李筌曰。酸、辛、鹹、甘、苦也。

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曹公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無窮也。李筌曰。五味之變。庖宰鼎飪也。杜牧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喻八陳奇正也。張預曰。引五聲五色五味之變。以喻奇正法生之無窮。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李筌曰。邀截掩襲。萬途之勢。不可窮盡也。梅堯臣曰。奇正之變。猶五聲五色五味之變無盡也。王晳曰。奇正者。用兵之鈐鍵。制勝之樞機也。臨敵運變。循環不窮。窮則敗也。何氏曰。六韜云。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原本作孟氏。按合注之例。孟氏在前。今置於此。當是何氏注傳寫誤耳。改從何氏。張預曰。戰陳之勢。止於奇正一事而已。及其變而用之。則萬途千轍。烏可窮盡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李筌曰。奇正相依而生。如環團圓。不可窮倪也。　梅堯臣曰。變動周於不極。　王皙曰。敵不能窮我也。

何氏曰。奇正生而轉相爲變。如循歷其環。求首尾之莫窮也。　張預曰。奇亦爲正。正亦爲奇。變化相生。若循環之無本末。誰能窮詰。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埶也。

孟氏曰。勢峻則巨石雖重不能止。　杜佑曰。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洿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　張預曰。水性柔弱。險徑要路。激之疾流。則其勢可以轉巨石也。

鷙鳥之疾。御覽作鷙鳥之擊。按當作擊。詳注意。惟李筌本作疾。呂氏春秋云。若鷙鳥之擊也。搏攫則殪。　至於毀折者節也。

曹公曰。發起擊敵。　杜佑曰。發起討敵。如鷹鸇之攫搏也。鸇通典作鷂。搏原本作撮。必能挫折禽獸者。皆由伺候之明邀。得屈折之節也。王子曰。鷹隼一擊。百鳥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以爭其威。　李筌曰。柔勢可以轉剛。況於兵者乎。彈射之所以中飛鳥者。善於疾而有節制。　杜牧曰。勢者自高注下。得險疾之勢。故能漂石也。節者。節量遠近則攫之。故能毀折物也。　梅堯臣曰。水雖柔。勢迅則漂石。鷙雖微。節勁則折物。　王皙曰。鷙鳥之疾亦勢也。由勢然後有搏擊之節。下要云險。故先取漂石以喻也。　何氏曰。水能動石。高下之勢也。鷙能搏物。能節其遠近也。　張預曰。鷹鸇之擒鳥雀。必節量遠近。伺候審而後

擊。故能折物。尉繚子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擊。李靖曰。鷙鳥如擊。卑飛斂翼。皆言待之而後發也。

是故善戰者其埶險。原本埶并作勢。按鶡冠子云。埶急節短。不作勢者。古無勢字也。今改正。篇內并同。

曹公李筌曰。險猶疾也。杜牧曰。險者言戰爭之勢。發則殺人。故下文喻如彍弩。王晳曰。險者所以致其疾。如水得險隘而成勢。

其節短。

曹公李筌曰。短近也。杜佑曰。短近也。節斷也。短近言能因危取勝。以遠擊近也。杜牧曰。言以近節也。如鷙鳥之發。近則搏之。力全志專。則必獲也。梅堯臣曰。險則迅。短則勁。故戰之勢。當險疾而短近也。王晳曰。鷙之能搏者。發必中。來勢遠而所搏之節至短也。兵之乘機。當如是耳。曹公曰。短者近也。孟氏同杜牧註。張預曰。險疾。短近也。言善戰者。先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然後立陳。使部伍行列。相去不遠。其進擊則以五十步爲節。不可過遠。故勢迅則難禦。節近則易勝。

埶如彍弩。節如發機。

曹公曰。在度不遠。發則中也。杜佑曰。在度內不遠。發則中。彍。張也。言形勢之彍。如弩之張。奔擊之易。如機之發也。故太公曰。擊之如發機。所以破精微也。原本無。今據通典補。李筌曰。弩不疾則不遠。矢不近則不

中。勢尚疾。節務速。　杜牧曰。彍張也。如弩已張。發則殺人。故上文云。其勢險也。機者固須以近節量之。然後必能中。故上文云。其節短。短乃近也。此言戰陳不可遠逐敵人。恐有隊伍離散斷絕。及爲敵所乘也。故牧野誓曰。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以近也。　陳皞曰。弩之發機。近則易中。戰之遇敵。疾則易捷。若趨馳不速。奮擊不近。則不能克敵而全勝。　賈林曰。戰之勢如弩之張。兵之勢如機之發。　梅堯臣曰。彍音霍。彍張也。如弩之張。勢不逡巡。如機之發。節近易中也。　王晳曰。戰勢如弩之張者。所以有待也。待其有可乘之勢。如發其機。　何氏曰。險疾也。短近也。此言擊戰得形。便如張弩發機。勢宜疾速。仍利於便近。不得追擊過差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張預曰。如弩之張。勢不可緩。如機之發。節不可遠。言趨利尚疾。奮擊貴近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車騎原本作卒騎者誤。從通典改正。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　杜佑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紛紛旌旗。像紜紜士卒貌。言旌旗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散。擾之若亂。然其法令素定。度幟原本譌作職。從通典改。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者也。車騎齊轉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沌沌步驟奔馳。視其行陳縱橫。圓而不方。然而指趨各有所應。故王子曰。將欲內明而外暗。內治而外混。所以示敵之輕己者也。渾胡本反。沌陟損反。據通典御覽補。　李

筌曰。紛紜而鬬。示如可亂。旌旗有部。鳴金有節。是以不可亂也。渾沌合雜也。形圓無向背也。示敵可敗而不可敗者。號令齊整也。　杜牧曰。此言陳法也。風后握奇文曰。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音機。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此之是也。奇者零也。陳數有九。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八陳。而取準則焉。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進退疾徐。疏密之節。一如戰陳。表乃旗也。旗者。蓋與民期於下也。握奇文曰。先出遊軍定兩端。蓋遊軍執本方旗。先定地界。然後軍士赴之。兵於旗下。乃出奇正變爲陳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此則八陳遺制。握奇之文。止此而已。其餘之詞。乃後之作者增加之。以重難其事耳。夫五兵之利。無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五兵同致。天獨有弧矢心。聖人獨言弧矢能威天下。不言他兵何也。蓋戰法利於弧矢者。非得陳不見其利。故黃帝勝於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在於近代。可以驗之者。晉武時。羌陷涼州。司馬督馬隆請募勇士三千平之。募腰引弩三十六。鈎弓四鈎。立標簡試。軍西渡溫水。虜樹機能以衆萬計遏隆。隆依八陳法。且戰且前。弓矢所及。人皆應弦而倒。誅殺萬計。涼州遂平。隋時突厥入寇。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虞胡騎奔突。皆戎車徒步相參。昇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至悉除舊法。令諸軍各爲步騎。突厥聞之。以手加額仰天曰。天賜我也。大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一戰大破之。此乃以徒制騎士。若非有陳法。知開闔首尾之道。安能制勝也。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

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司農云。以四獸爲軍隊。象天也。孔疏曰。此言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但不知作之何如耳。何徹云。畫此四獸於旌旗上。以標先後左右之陳也。急善其怒。言其卒之勁利威怒。如天之怒也。招搖北斗杓第七星也。舉此則六星可知也。陳象天文。卽北斗也。復曰。進退有度。鄭司農註曰。度謂伐與步數也。孔疏曰。如牧野誓云。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也。復曰。左右有局。鄭司農註曰。局是部分。孔疏曰。言軍之左右。各有部分。進則就敵。退則就列。不相差濫也。下文復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返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此言讎辱。至於戰爭。期在必勝。故不可不知陳法也。其文故相次而言。乃聖賢之深旨矣。軍志曰。陳閒容陳。足曳白刃。隊閒容隊。可與敵對。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陳。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奔迸。退無違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亦與曲禮之說同。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夔州州前。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行。布爲方陳。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正用六數。今盩厔司竹園乃有舊壘。司馬懿以十萬步騎不敢決戰。蓋知其能也。　梅堯臣曰。分數已定。形名已立。離合散聚。似亂而不能亂。形無首尾。應無前後。陽旋陰轉。欲敗而不能敗。　王晳曰。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矣。晳謂紛紜鬬亂之貌也。不可亂者。節制嚴明耳。又曹公曰。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

也。皙謂渾沌、形圓不測之貌也。不可敗者。無所隙缺。又不測故也。　何氏曰。此言鬬勢也。善將兵者。進退紛紛、似亂。然士馬素習。旌旗有節。非亂也。渾沌形勢。乍離乍合。人以爲敗。而號令素明。離合有勢。非可敗也。形圓無行列也。　張預曰。此八陳法也。此黃帝始立邱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井字之形。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紜聚散。鬬雖亂而法不亂。渾沌交錯。形雖圓而勢不敗。所謂分而成八。復而爲一也。後世武侯之方陳。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陳樂舞。皆其遺制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

曹公曰。皆毀形匿情也。　李筌曰。恃治之整。不撫其下而多怨。其亂必生。秦幷天下。銷兵焚書。以列國爲郡縣。而秦自稱始皇。都關中。以爲至萬代有之。至胡亥矜驕。陳勝吳廣乘弊而起。所謂亂生於治也。以勇陵人。爲敵所敗。秦王苻堅鼓行伐晉。勇也。及其敗聞風聲鶴唳。以爲晉軍。是其怯也。所謂怯生於勇也。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陵晉於黃池。陵越於會稽。是其彊也。爲越所敗。城門不守。兵圍王宮。殺夫差而幷其國。所謂弱生於彊也。　杜牧曰。言欲僞爲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至治。然後能爲僞亂也。欲僞爲怯形。以伺敵人。先須至勇。然後能爲僞怯也。欲僞爲弱形。以驕敵人。先須至彊。然後能爲僞弱也。　賈林曰。恃治則亂生。恃勇彊則怯弱生。　梅堯臣曰。治則能僞爲亂。勇則能僞爲怯。彊則能僞爲弱。

王晳同梅堯臣註。何氏曰。言戰時爲奇正形勢以破敵也。我兵素治矣。我士素勇矣。我勢素彊矣。若不匿治勇彊之勢。何以致敵。須張似亂似怯似弱之形以誘敵人。彼惑我誘之之狀。破之必矣。張預曰。能示敵以紛亂。必己之治也。能示敵以懦怯。必己之勇也。能示敵以羸弱。必己之強也。皆匿形以誤敵人。

治亂數也。

曹公曰。以部曲分名數爲之。故不亂也。李筌曰。歷數也。百六之災。陰陽之數。不由人興。時所會也。杜牧曰。言行伍各有分畫。部曲皆有名數。故能爲治。然後能爲僞亂也。夫爲僞亂者。出入不時。樵採縱橫。刁斗不嚴是也。賈林曰。治亂之分。各有度數。梅堯臣曰。以治爲亂。存之乎分數。王晳曰。治亂者。數之變。數謂法制。張預曰。實治而僞示以亂。明其部曲行伍之數也。

勇怯勢也。

李筌曰。夫兵得其勢則怯者勇。夫其勢則勇者怯。兵法無定。惟因勢而成也。杜牧曰。言以勇爲怯者也。見有利之勢而不動。敵人以我爲實怯也。陳皞曰。勇者奮速也。怯者淹緩也。敵人見我欲進不進。卽以我爲怯也。必有輕易之心。我因其懈惰。假勢以攻之。龍且輕韓信。鄭人誘我師是也。孟氏註同陳皞。梅堯臣曰。以勇爲怯。示之以不取。王晳曰。勇怯者勢之變。張預曰。實勇而僞示以怯。因其

勢也。魏將龐涓攻韓。齊將田忌救之。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日減其竈。涓聞之。大喜曰。吾素知齊怯。乃倍日幷行逐之。遂敗於馬陵。

彊弱形也。

曹公曰。形勢所宜。　杜牧曰。以彊爲弱。須示其形。匈奴冒頓示婁敬以羸老是也。　陳皞曰。楚王毀中軍以張隨人。用爲後圖。此類也。　梅堯臣曰。以彊爲弱。形之以羸懦。　王皙曰。彊弱者形之變。　何氏曰。形勢暫變。以誘敵戰。非怯非弱也。示亂不亂。隊伍本整也。　張預曰。實彊而僞示以弱。見其形也。漢高祖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馬。見其弱兵羸畜。使者十輩。皆言可擊。惟婁敬曰。兩國相攻。宜矜誇所長。今徒見老弱。必有奇兵。不可擊也。帝不從。果有白登之圍。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曹公曰。見羸形也。　李筌曰。善誘敵者。軍或彊能進退其敵也。晉人伐齊。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輿曳柴從之。齊人登山而望晉師。見旌旗揚塵。謂其衆而夜遁。則晉弱齊爲彊也。齊伐魏。將田忌用孫臏謀。減竈而趨大梁。魏將龐涓逐之曰。齊虜原本作齊魯。今改正。何其怯也。入吾境亡者半矣。及馬陵。爲齊人所敗。殺龐涓。虜魏太子而旋。形以弱而敵從之也。　杜牧曰。非止於羸弱也。言我強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強。則示之以強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孫臏曰。齊國號怯。三晉輕

之。令入魏境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魏龐涓逐之曰。齊虜何怯。入吾境土。亡者大半。因急追之。至馬陵道狹。臏乃斫木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伏弩於側。令曰。見火始發。涓至。鑽燧讀之。萬弩齊發。龐涓死此。乃示以羸形。能動龐涓。遂來從我。而殺之也。隋煬帝於鴈門。爲突厥始畢可汗所圍。太宗應募救援。隸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多齎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我張吾軍容。令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爲救兵雲集。覩城而遁。不然。彼衆我寡。不能久矣。定興從之。師次崞縣。始畢遁去。此乃我弱敵強。示之以強。動之令去。故敵之來去。一皆從我之形也。　梅堯臣曰。形亂弱而必從。　王晳曰。誘敵使必從。　何氏曰。移形變勢。誘動敵人。敵昧於戰。必落我計中。而來力足制之。　張預曰。形之以羸弱。敵必來從。晉楚相攻。苗賁皇謂晉侯曰。若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果敗楚師。又楚伐隨。羸師以張之。季良曰。楚之羸。誘我也。皆此二義也。

予之敵必取之。

曹公曰。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虛孤特也。　杜牧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公營南阪下。馬解鞍。時白馬輜重在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紹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繼至。或分趨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人。遂大破之。斬文醜。　梅堯臣曰。示畏怯而必取。　王晳曰。餌敵使必取。予與同。　張

預曰。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吳以囚徒誘越。楚以樵者誘絞是也。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曹公曰。以利動敵也。　李筌曰。後漢大司馬鄧禹之攻赤眉也。赤眉佯北。棄輜重而遁。車皆載土。覆之以豆。禹軍乏食競趨之。不爲行列。赤眉伏兵奄至擊之。禹大敗。則其義也。　杜牧曰。以利動敵。敵既從我。則嚴兵以待之。上文所解是也。　梅堯臣曰。以上數事動誘敵而從我。則以精卒待之。　王晳曰。或使之從。或使之取。必先嚴兵以待之也。　何氏曰。敵貪我利。則失行列。利既能動。則以所待之卒擊之。無不勝也。如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爲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分擊破之。十六國南梁禿髮傉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傉檀分兵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乜列河等歸附。必來邀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乜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邀擊。破列乜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乜列河之衆。

張預曰。形之既從。予之又取。是能以利動之而來也。則以勁卒待之。李靖以卒爲本。以本待之者。謂正兵節制之師。

故善戰者。求之於埶。不責於人。

杜佑曰。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師衆。強使力進也。若秦穆悔過。不替孟明也。

故能擇人而任埶。

一作故能擇人而任之。諸家作任勢者多矣。曹公曰。求之於勢者。專任權也。不責於人者。權變明也。杜佑曰。權變之明。能簡置於人。任己之形勢也。李筌曰。得勢而戰人。怯者能勇。故能擇其所能任之夫。勇者可戰。謹愼者可守。智者可說。無棄物也。杜牧曰。言善戰者。先料兵勢。然後量人之材。隨短長以任之。不責成於不材者也。曹公征張魯於漢中。張遼、李典、樂進、將一千餘守合淝。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孫權十萬人衆圍合淝。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戰。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典與遼同出。果大破孫權。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攻城十日。不拔乃退。孫盛論曰。夫兵詭道也。至於合淝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衆者必懷貪惰。我以致命之師。擊貪惰之師。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

矣。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異同。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也。　陳皞曰。善戰者專求於勢。見利速進。不爲敵先。專任機權。不責成於人。苟不獲已而用人。卽須擇而任之。　賈林曰。讀爲擇人而任勢。言示以必勝之勢。使人從之。豈更外責於人。求其勝敗。擇勇怯之人。任進退之勢。　梅堯臣曰。用人以勢則易。責人以力則難。能者當在擇人而任勢。　何氏曰。得勢自勝。不專責人以力也。　王晳曰。謂將能擇人任勢以戰。則自然勝矣。人者謂偏裨輿。　張預曰。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能。故隨材大小。擇而任之。尉繚子曰。因其所長而用之。言三軍之中。有長於步者。有長於騎者。因能而用。則人盡其材。又晉侯類能而使之是也。

任勢者。通典無任字。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曹公曰。任自然勢也。　杜佑曰。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回避也。任勢自然也。方圓之形。猶兵勝負之形。　李筌曰。任勢御衆。當如此也。　梅堯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難以力移。三軍至衆也。可以勢戰。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　何氏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則靜。置之危地則動。方正則止。圓斜則行。自然之勢也。三軍之衆。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鬬。亦自然之道。

故善戰人之勢。通典無善字。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杜佑曰。言形勢之相因。原本無據通典補。李筌曰。蒯通以爲坂上走丸。言其易也。杜牧曰。轉石於千仞之山。不可止遏者。在山不在石也。戰人有百勝之勇。強弱一貫者。在勢不在人也。杜公元凱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能幷強齊。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著手。此勢也。勢不可失。乃東下建業。終滅吳。此篇大抵言兵貴任勢。以險迅疾速爲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梅堯臣曰。圓石在山屹然。其勢一人推之。千人莫制也。王晳曰。石不能自轉。因山之勢而不可遏也。戰不能妄勝。因兵之勢而不可支也。張預曰。石轉於山而不可止遏者。由勢使之也。兵在於險而不可制禦者。亦勢使之也。李靖曰。兵有三勢。將輕敵。士樂戰。志勵青雲。氣等飄風。謂之氣勢。關山狹路。羊腸狗門。一夫守之。千人不過。謂之地勢。因敵怠慢。勞役飢渴。前營未舍。後軍半濟。謂之因勢。故用兵任勢。峻坂走丸。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

孫子十家註卷六

虛實篇

曹公曰。能虛實彼己也。李筌曰。善用兵者。以虛爲實。善破敵者。以實爲虛。故次其篇。杜牧曰。夫兵者。避實擊虛。先須識彼我之虛實也。王晳曰。凡自守以實。攻敵以虛也。張預曰。形篇言攻守。勢篇說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兩齊之法。然後知奇正。先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知虛實。蓋奇正自攻守而用。虛實由奇正而見。故次勢。

孫子曰。凡先處御覽作據。下同。戰地而待敵者、佚。

曹公李筌並曰。力有餘也。賈林曰。先處形勝之地以待敵者。則有備豫。士馬閑逸。杜佑同賈林註。王晳同曹公註。張預曰。形勢之地。我先據之以待敵人之來。則士馬閑逸。而力有餘。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孟氏曰。若敵已處便勢之地。己方赴利。士馬勞倦。則不利矣。李筌曰。力不足也。太一遁甲云。彼來攻我。則我爲主。彼爲客。主易客難也。是以太一遁甲言其定計之義。故知勞佚事不同。先後勢異。杜牧曰。後周遣將帥突厥之衆逼齊。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而下。去城二里。諸將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佚。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前鋒盡殪。自餘遁矣。賈林曰。敵處便利。我則不往。引兵別據。示不敵其軍。敵謂我無謀。必來攻襲。如此則反令敵倦而我不勞。梅堯臣曰。先至待敵則力完。後至趨戰則力屈。何氏

曰。戰國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後漢初。諸將征隗囂。爲囂所敗。光武令悉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漢邑。漢將馮異卽馳馬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此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方盛臨境。狃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鋒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而大破之。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步將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陳。合戰大破之。　張預曰。便利之地。彼已據之。我方趨彼以戰。則士馬勞倦。而力不足。或謂所戰之地。我宜先到。立陳以待彼。則已佚矣。彼先結陳我後至。則我勞矣。若宋人已成列。楚師未旣濟之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杜佑曰。言兩軍相遠。彊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來。我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已不往從也。　李

筌曰。故能致人之勞。不致人之佚也。　杜牧曰。致令敵來就我。我當蓄力待之。不就敵人。恐我勞也。後漢張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耿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塡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趨修攻具。宣勒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攻之。弇喜謂諸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大破之。遂臨陳斬費邑。　梅堯臣曰。能令敵來則敵勞。我不往就則我佚。　王晳曰。致人者。以佚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其佚。　何氏曰。令敵自來。　張預曰。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我勢常實。此乃虛實彼我之術也。耿弇先逼巨里。以誘致費邑近之。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曹公曰。誘之以利也。　李筌曰。以利誘之。敵則自遠而至也。趙將李牧誘匈奴。則其義也。　杜牧曰。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大喜。率衆來入。牧大破之。殺匈奴十萬騎。單于奔走。歲餘不敢犯邊也。　梅堯臣曰。何能自來。示之以利。　何氏曰。以利誘之而來。我佚敵勞。　張預曰。所以能致敵人之來者。誘之以利耳。李牧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　杜佑曰。出其所必趨。原本作至其所必走。字之誤也。按杜注每先引曹注。下附己意。故上之所釋。下或不同也。今據曹注及下文改正。攻其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至。故王子曰。一猫當穴。萬鼠不敢出。一虎當溪。萬鹿不得過。　李筌曰。害其所急。彼必釋我而自固也。魏人寇趙邯鄲。乞師於齊。齊將田忌欲救趙。孫臏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解爾。今二國相持。輕銳竭於外。疲老殆於內。我襲其虛。彼必解圍而奔命。所謂一舉存趙而弊魏也。後魏果釋趙而奔大梁。遭齊人於馬陵。魏師敗績。　杜牧曰。曹公攻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武陽。曹公乃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曹公要擊於內。大破之也。　陳皞曰。子胥疲楚師。孫臏走魏將之謂也。　梅堯臣曰。敵不得來。當制之以害。　王晳曰。以害形之。敵患之而不至。　張預曰。所以能令敵人必不得至者。害其所顧愛耳。孫臏走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是也。

故敵佚能勞之。

曹公曰。以事煩之。御覽作以利煩之者。非。　李筌曰。攻其不意。使敵疲於奔命。　杜牧曰。高熲言平陳之策於隋祖曰。江北寒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兵上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於是陳人始病。　梅堯臣曰。撓之使不得休息。　王晳曰。巧致之也。何氏曰。春秋時。吳王闔閭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

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彼必道弊。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　張預曰。爲多方以誤之之術。使其不得休息。或曰。彼若先處戰地以待我。則是彼佚也。我不可起而與之戰。我既不往。彼必自來。卽是變佚爲勞也。

飽能飢之。原本作饑之者。後人臆改也。今據通典御覽正之。

曹公曰。絕糧道以饑之。　李筌曰。焚其積聚。芟其禾苗。絕其糧道。但能饑之。我爲主。敵爲客。則可以絕糧道而饑之。如我爲客。敵爲主。則如之何。答曰。饑敵之術。非止絕糧道。但能饑之。則是隋高熲平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屋。有蓄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敵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遂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困。三國時。諸葛誕文欽據壽春。及招吳請援。司馬景王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當多方以亂之。因命合圍。遣羸疾寄穀淮北。廩軍士豆人三升。誕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糧盡。攻而拔之。隋末宇文化及率兵致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少。因僞和之。以弊其衆。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其後食盡。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前後相繼。化及以此遂敗。　陳皞曰。饑敵之術。在臨事應機。　梅堯臣曰。要其糧使不得饋。　王晳曰。謂敵人足食。我能使之饑耳。曹公曰。絕其糧道。晳謂火積亦是也。　何氏曰。如吳楚反。周亞夫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

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亞夫會兵滎陽。吳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乃引兵去。精兵追擊大破之。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爲莽將甄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於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餘萬人南渡。橫臨沘水。阻兩山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晨自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乏食陳潰。遂斬阜賜。唐輔公祏遣其僞將馮惠亮、陳當世、領水軍屯於博望山。陳正通、河間王孝恭、徐紹宗、率步騎軍於青州山。河間王孝恭至。堅壁不與鬬。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餒。夜薄我營。孝恭安臥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尙率精騎列陳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出追奔數里。遇祖尙軍。與戰大敗之。正通棄營而走。　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爲客。彼爲主。爲客則食不足。爲主則飽有餘。若奪其蓄積。因糧於彼。館穀於敵。則我反飽。彼反饑矣。則是變客爲主也。不必焚其積聚。廢其農時。然後能饑敵矣。或彼客則絕其糧道。廣武君欲請奇兵以遮絕韓信軍後是也。

安能動之。

曹公曰。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　李筌曰。出其所必趨。擊其所不意。攻其所必愛。使不得不救也。　杜牧曰。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阻遼水以拒魏軍。宣王曰。賊堅營高壘。

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我今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來邀之。乃縱擊大破之。竟平遼東。　陳皥曰。左傳。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先軫曰。我執曹君而分曹衞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衞。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遂破楚師。　孟氏註同曹公。　梅堯臣曰。趨其所顧。使不得止。　王晳同李筌註。　何氏曰。攻其所愛。豈能安視而不動哉。　張預曰。彼方安守以爲自固之術。不欲速戰。則當攻其所必救。使不得已而須出。臾駢堅壁。秦伯挑其裨將。遂皆出戰是也。

出其所必趨。原本作不趨。按上文諸家注。則作不趨者誤也。從御覽改。趨其所不意。

曹公曰。使敵不得不相往而救之也。　何氏曰。令敵人須應我。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曹公曰。出空擊虛。避其所守。擊其不意。　李筌曰。出敵無備。從孤擊虛。何人之有。　杜牧曰。梁元帝時。西蜀稱帝。率兵東下。將攻元帝。西魏大將周文帝曰。平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多有異同。文帝謂將軍尉遲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公。然計將安出。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餘年矣。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奔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攻其腹心。必向風不守。竟以平蜀。言不勞者。空虛之地。無敵人之虞。行止在我。故不勞也。　陳皥曰。夫言空虛者。非止爲敵

人不備也。但備之不嚴。守之不固。將弱兵亂。糧少勢孤。我整軍臨之。彼必望風自潰。是我不勞苦。如行無人之地。　梅堯臣曰。出所不意。　何氏曰。曹公北征烏桓。謀臣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得以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公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公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明王已下。又唐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輕途二千里。行空虛之地。平吐谷渾而還。故太宗曰。且李靖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古今未有也。　張預曰。掩其空虛。攻其無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若鄧艾伐蜀。由陰平之徑。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李筌曰。無虞易取。　杜牧曰。警其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後。後漢張步都劇。使弟藍守西安。又令別將守臨潼。去臨潼四十里。耿弇引軍營其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潼名雖大。其實易攻。弇令軍吏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弇勒諸將蓐食。及明。至臨潼城下。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爲備。臨潼出其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潼。卽西安勢孤。所謂擊一得兩。盡如其策。後漢末。朱儁擊黃巾賊帥韓忠於宛。儁作長圍起土山。以臨其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

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陳皥曰。國家征上黨。王宰知劉稹恃天井之險。不爲固守之計。宰悉力攻奪而後守。稹失其險。終陷其巢穴也。　梅堯臣曰。言擊其南。實攻其北。　王晳曰。攻其虛也。謂將不能。兵不精。壘不堅。備不嚴。救不及。食不足。心不一爾。　張預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使敵人莫之能備。則吾之所攻者。乃敵之所不守也。耿弇之克臨潼。朱雋之討黃巾。但其一端耳。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杜牧曰。不攻尙守。何況其所攻乎。漢太尉周亞夫擊七國於昌邑也。賊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其西北。俄而賊精卒攻西北。不得入。因遁去。追破之。　陳皥曰。無慮敵不攻。慮我不守。無所不攻。無所不守。乃用兵之計備也。　梅堯臣曰。賊擊我西。亦備乎東。　王晳曰。守以實也。謂將能、兵精、壘堅、備嚴、救及、食足、心一爾。　張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人莫之能測。莫之能測。則吾之所守者。乃敵之所不攻也。周亞夫擊東南而備西北。亦是其一端也。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曹公曰。情不泄也。　李筌曰。善攻者。器械多也。東魏高歡攻鄴是也。善守謹備也。周韋孝寬守晉州是也。　杜牧曰。攻取備禦之情不泄也。　賈林曰。教令行。人心附。備守堅固。微隱無形。敵人猶豫。智無所措也。　梅堯臣曰。善攻者機密不泄。善守者周備不隙。　王晳曰。善攻者。待敵有可乘之隙。速而攻之。

則使其不能守也。善守者。常爲不可勝。則使其不能攻也。云不知者。攻守之計。不知所出耳。何氏曰。言攻守之謀。令不可測。張預曰。夫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所謂不足者。非力弱也。蓋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也。所謂有餘者。非力彊也。蓋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也。情不外泄。精乎攻守者也。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通典作微乎微。微至於無形。神乎神。神至於無聲。御覽作微乎微乎。故能隱於常形。神乎神乎。故能爲敵司命。又通典本作故能爲變化司命。

杜佑曰。言其微妙所不可見者。言變化之形。倏忽若神。故能料敵死生。如天之司命也。李筌曰。言二遁用兵之奇正。攻守微妙。不可形於言說也。微妙神乎。敵之死生。懸形於我。故曰司命。杜牧曰。微者。靜也。神者。動也。靜者守。動者攻。敵之死生。悉懸於我。故如天之司命。梅堯臣曰。無形則微妙。不可得而窺。無聲則神速。不可得而知。王晳曰。微密則難窺。神速則難應。故能制敵之命。何氏曰。武論虛實之法。至於神微。而後見成功之極也。吾之實。使敵視之爲虛。吾之虛。使敵視之爲實。敵之實。吾能使之爲虛。敵之虛。吾能知其虛實。蓋敵不識吾虛實。而吾能審敵之虛實也。吾欲攻敵也。知彼所守者爲實。而所不守者爲虛。吾將避其堅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擣其虛。敵欲攻我也。知彼所攻者爲不急。而所不攻者爲要。吾將示敵之虛。而鬬吾之實。彼示形在東。而吾設備於西。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當

守吾之守也。敵不料其所當攻。攻守之變。出於虛實之法。或藏九地之下。以喻吾之守。或動九天之上。以比吾之攻。滅跡而不可見。韜聲而不可聞。若從地出天下。倏出間入。星耀鬼行。入於無間之域。旋乎九泉之淵。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於天下之明目。不能窺其形之微。天下之聰耳。不能聽其聲之神。有形者至於無形。有聲者至於無聲。非無形也。敵人不能窺也。非無聲也。敵人不能聽也。虛實之變極也。善守兵者。通於虛實之變。遂可以入於神微之奧。不善者安然尋微窮神。而泥其用兵之跡。不能泯其形聲。而至於聞見者。是不知神微之妙。固在虛實之變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安得無形與聲哉。但敵人不能窺聽耳。　張預曰。攻守之術。微妙神密。至於無形之可覩。無聲之可聞。故敵人生死之命。皆主於我也。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御覽速作遠。按此與李筌本同。

曹公曰。卒往進攻其虛懈。退又疾也。　杜佑曰。衝突其空虛也。　李筌曰。進者襲空虛懈怠。退必輜重在先。行遠而大軍始退已者。以不可追。後趙王石勒兵在葛陂。苦雨欲班師於鄴。懼晉人躡其後。用張賓計。令輜重先行。遠而不可及也。此筌以速字爲遠者也。　杜牧曰。既攻其虛。敵必敗。敗喪之後。安能追我。我故得以疾退也。　陳皞曰。杜說非也。曹公之圍張繡也。城未拔。力未屈。而去之。繡兵出襲其後。賈詡止之。繡不聽。果被曹公所敗。繡謂詡曰。公既能知其敗。必能知其勝。詡曰。復以敗卒襲之。繡從之。

曹公果敗。豈是敗喪之後。不能追之哉。蓋言乘虛之進。敵不知所禦。逐利而退。敵不知所追也。　梅堯臣曰。進乘其虛。則莫我禦。退因其弊。則莫我追。　何氏曰。兵進則衝虛。兵退則利速。我能制敵。而敵不能制我也。　張預曰。對壘相持之際。見彼之虛隙。則急進而擣之。敵豈能禦我也。獲利而退。則速還壁以自守。敵豈能追我也。兵之情主速。風來電往。敵不能制。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曹公李筌曰。絕其糧道。守其歸路。攻其君主也。　杜牧曰。我爲主。敵爲客。則絕其糧食。守其歸路。若我爲客。敵爲主。則攻其君主。司馬宣王攻遼東。直指襄平是也。　梅堯臣曰。攻其要害。　王晳曰。曹公曰。絕糧道。守歸路。攻君主也。晳謂敵若堅守。但能攻其所必救。則與我戰也。若耿弇欲攻巨里。以致費邑。亦是也。　何氏曰。如魏將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長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窟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唐馬燧討田說。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眞李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袞三軍

爲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兵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故當戰也。燧爲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恆州兵以軍少懼爲燧所兵。引軍合於悅。悅與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引諸軍半夜皆食。先雞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赴魏。令曰。聞賊至則止爲陳。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傍。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乃率淄青袞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淹其後。乘風縱火。鼓躁而進。燧乃坐甲令無動。命前除草斬荊棘。廣百步以爲陳。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爲前列。以候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衰。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悅走橋。橋以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淄青軍殆盡。　張預曰。我爲客。彼爲主。我兵強而食少。彼勢弱而糧多。則利在必戰。敵人雖有金城湯池之固。不得守其險。而必來與我戰者。在攻其所顧愛之地。使救相援也。若楚人圍宋。晉將救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衞。若伐曹衞。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又晉宣帝討公孫文懿。忽棄城而走襄平。討其巢穴。賊果出邀之。遂逆擊。三戰皆捷。亦其義也。

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

曹公曰。軍不欲煩也。　孟氏曰。以物畫地而守。喻其義也。蓋我能戾敵人之心不敢至也。　李筌曰。拒境自守也。若入敵境。則用天一遁甲、眞人閉六戊之法。以刀畫地爲營也。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曹公曰。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之。我未修壘塹。敵人不以形勢之長就能加之於我者。不敢攻我也。自我未修壘以下。據御覽補。　李筌曰。乖。異也。設奇異而疑之。是以敵不可得與我戰。漢上谷太守李廣縱馬卸鞍。疑也。　杜牧曰。言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不決。與初來之心乖戾。不敢與我戰也。曹公爭漢中地。蜀先主拒之。時將趙雲守別屯。前數十騎輕出。卒遇大軍。雲且鬬且却。公軍追至圍雲。入營使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軍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屯於陽平。使魏延諸將幷兵東下。武侯惟留萬人守城。侯白司馬宣王曰。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亮時意氣自若。勑軍中悉臥旗息鼓。不得輒閉四門。掃地却洒。宣王疑有伏。於是引去。趨北山。亮謂驂佐曰。司馬懿謂吾有設伏。循山走矣。宣王後知。頗以爲恨。曹公與呂布相持。公軍出收麥。布領衆卒至。公營止有千人出陳半隱於堤下。呂布遲疑不敢進曰。曹公多詐。勿入伏中。遂引兵去。　陳皞曰。左傳。楚令尹子元伐鄭。入自純門。至於逵市。縣門不發。子元曰。鄭有人焉。乃還。　賈林曰。置疑兵於敵惡之所。屯營於形勝之地。雖未修壘塹。敵人不敢來攻於我也。　梅堯臣曰。畫地喻易也。乖其道而示以利。使其疑而不敢進也。　王晳曰。畫地言易。且明制之必有道也。　張預曰。我爲主。彼爲客。我糧多而卒寡。彼食少而兵衆。則利在不戰。雖不爲營壘之固。敵必不敢來與我戰者。示以疑形。乖其所往也。若楚人伐鄭。鄭縣門不發。效楚言

而出。楚師不敢進而遁。又司馬懿欲攻諸葛亮。亮偃旗臥鼓。開門却洒。懿疑有伏兵。遂引而去。亦其義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原本作忿。今從通典改正。

杜佑曰。我專一而敵分散。　梅堯臣曰。他人有形。我形不見。故敵分兵以備我。　張預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形人者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紛紜。使敵莫測。無形者也。敵形既見。我乃合衆以臨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勢以防備。

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共其一也。原本作以敵攻其一也。誤。今據通典御覽改正。

杜佑曰。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爲一屯。以我之專。擊彼之散。是爲十共擊一也。　梅堯臣曰。離一爲十。我常以十分擊一分。

則我衆而敵寡。

杜佑曰。我專爲一。故衆。敵分爲十。故寡。　張預曰。見敵虛實。不勞多備。故專爲一屯。彼則不然。不見我形。故分爲十處。是以我之十分。擊敵之一分也。故我不得不衆。敵不得不寡。

能以衆擊寡者。通典御覽擊作敵。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杜佑曰。言約少而易勝。　杜牧曰。約猶少也。我深壍高壘。滅跡韜聲。出入無形。攻取莫測。或以輕兵健

馬銜其空虛。或以彊弩長弓奪其要害。觸左履右。突後驚前。晝日誤之以旌旗。暮夜惑之以大鼓。故敵人畏懼。分兵防虞。譬如登山瞰城。垂簾視外。敵人分張之勢。我則盡知。我之攻守之方。敵則不測。故我能專一。敵則分離。專一者力全。分離者力寡。以全擊寡。故能必勝也。　梅堯臣曰。以專擊分。則我所敵少也。　王晳曰。多爲之形。使敵備已。其實攻者。則無備也。故我專敵分矣。專則衆。分則寡。十攻一者。大約言耳。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夫勢聚則彊。兵散則弱。以衆彊之勢。擊寡弱之兵。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杜佑曰。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舉。知所舉而不知吾所集。　張預曰。無形勢故也。

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

梅堯臣曰。敵不知。則處處爲備。

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曹公曰。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　王晳曰。與敵必戰之地。不可使敵知之。知則并力得拒於我。曹公曰。形藏敵疑。　張預曰。不能測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故分離其衆。所

分軍雜卒。遠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之則所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則分。分則力散。專則力全。　李筌曰。知戰之地。則舟車步騎之所便也。魏武以北土未安。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強。是以有黃蓋之敗。吳王濞驅吳楚之衆。奔馳於梁鄭之間。此不知戰地日者。故太一遁甲曰。計法三門五將。主客成敗。則可知也。於是千里會戰而勝。　杜牧曰。宋武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宣出內水。向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往外水來。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向內水。此則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知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函邊書曰。至白帝乃開。諸軍未知應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從果以重兵備內水。齡石滅之。　陳皞曰。杜註止言知戰之地。未敍知戰之日。我若伐敵。至期不得與我戰。敵來侵我。我必預備以應之。項羽謂曹咎曰。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與將戰會。苟不知必戰之日。安能爲約。　梅堯臣曰。若能度必戰之地。必戰之日。雖千里之遠。可剋期而與戰。　王晳曰。必先知地利敵情。然後以兵法之度量。計其遠近。知其空虛。審敵趣應之所及。戰期也。如是則雖千里可會戰而破敵矣。故曹公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是也。　張預曰。凡舉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之。師至之日。能使人人如期而來。以與我戰。知戰地日。則所備

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若蹇叔知晉人禦師必於殽是知戰地也陳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也又若孫臏要龐涓於馬陵度日暮必至是也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杜佑曰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己方趣利欲戰則左右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救況數十里之間也　杜牧曰管子曰計未定而出兵則戰而自毀也　梅堯臣曰不能救者寡也左右前後尚不能救況遠乎　張預曰不知敵人何地會兵何日接戰則所備者不專所守者不固忽遇勍敵則倉遽而與之戰左右前後猶不相援又況首尾相去之遼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

曹公曰越人相聚紛然無知也或曰吳越讎國也　李筌曰越過也不知戰地及戰日兵雖過人安知勝敗乎　陳皞曰孫子爲吳王闔閭論兵吳與越讎故言越謂過人之兵非義也　賈林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士衆雖多不能制勝敗之政亦何益也　梅堯臣曰吳越敵國也言越人雖多亦爲我分之而寡也　王晳曰此武相時料敵也言越兵雖多苟不善相救亦無益於勝敗之數　張預曰吾字作吳字之誤也吳越鄰國數相侵伐故下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言越國之兵雖曰衆多但不知戰地

戰日。當分其勢而弱也。

故曰。勝可爲也。御覽作勝可知而不可爲也。按此因形篇語致誤。

孟氏曰。若敵不知戰地期日。我之必勝可常有也。　杜牧曰。爲勝在我。故言可爲之。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何氏同孟氏註。　張預曰。爲勝在我故也。形篇云。勝可知而不可爲。今言勝可爲者何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言敵若有備。則不可必爲也。今則主以越兵而言。度越人必不能知所戰之地日。故云可爲也。

敵雖衆。可使無鬬。

孟氏曰。敵雖多兵。我能多設變詐。分其形勢。使不得併力也。　杜牧曰。以下四事度量之。敵兵雖衆。使其不能與我鬬勝也。　賈林曰。敵雖衆多。不知己之兵情。常使急自備。不暇謀鬬。　梅堯臣曰。苟能寡。何有鬬。　王晳曰。多益不救。奚所恃而鬬。　張預曰。分散其勢。不得齊力同進。則焉能與我爭。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孟氏曰。策度敵情。觀其施爲。則計數可知。　杜佑曰。策度敵情。觀其所施。計數可知。　李筌曰。用兵者。取勝之兵法可制。太一遁甲五將之計。以定關格掩迫之數。得失可知也。　賈林曰。樽俎帷幄之間。以策籌之。我得彼失之計。皆先知也。　梅堯臣曰。彼得失之計。我以算策而知。　王晳曰。策其敵情。以見

得失之數。張預曰。籌策敵情。知其計之得失。若薛公料黥布之三計是也。

作之。通典御覽并作候之。按此與李筌本同。又鄭友賢遺說亦作候之。而知動靜之理。

杜佑曰。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得。故知動靜權變。爲其勝負也。李筌曰。候望雲氣風鳥人情。則動靜可知也。王莽時。王尋征昆陽。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墜。去地數尺沒。光武知其必敗。梁王僧辯營上有如堤之氣。候景知其必勝。風鳥貪財之類也。此筌以作字爲候字者也。杜牧曰。作、激作也。言激作敵人。使其應我。然後觀其動靜理亂之形也。魏武侯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如何。吳起曰。令賤勇者。將銳而擊。交河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悉衆追北。旗旛雜亂。行止縱橫。貪利務得。若此之類。將令不行。擊而勿疑。陳皞曰。作。爲也。爲之利害。使敵赴之。則知進退之理也。賈林曰。善覘候者。必知其動靜之理。梅堯臣曰。彼動靜之理。因我所發而見。王晳曰。候其理當動以否。張預曰。發作久之。觀其喜怒。則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晉文公拘宛春以怒楚。將子玉。子玉遂乘晉軍。是其躁動也。諸葛亮遺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司馬宣王。宣王終不出戰。此是其安靜也。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孟氏曰。形相敵情。觀其所據。則地形勢生死可得而知。李筌曰。夫破陳設奇。或偃旗鼓。形之以弱。或

虛列竈火旛幟。形之以彊。投之以死。致之以生。是以死生因地而成也。韓信下井陘。劉裕過大峴。則其義也。　杜牧曰。死生之地。蓋戰地也。投之死地必生。置之生地必死。言我多方誤撓敵人。以觀其應我之形。然後隨而制之。則死生之地可知也。　陳皞曰。敵人既有動靜。則我得見其生。有謀者所處之地必生。無謀者所投之地必死也。　賈林曰。見所理兵勢。則可知其死所。　梅堯臣曰。彼生死之地。我因形見而識。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形之以弱。則彼必進。形之以彊。則彼必退。因其進退之際。則知彼據之地死與生也。上文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是也。死地謂傾覆之地。生地謂便利之地。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通典作不足有餘。

曹公曰。角。量也。　杜佑曰。角。量也。角量彼我軍馬之數。則長短可知也。原本無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角。量也。量其力精勇。則虛實可知也。　杜牧曰。角。量也。言以我之有餘。角量敵人之有餘。以我之不足。角量敵人之不足。管子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食不存不攻。備不存不攻。司馬宣王伐遼東。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穩。愚切惑焉。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命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雨水乃爾。功力不殺。賊糧垂盡。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晝夜攻之。竟平遼東。　梅堯臣曰。彼有餘不足之處。我以角量而審。　王晳曰。

角謂相角也。角彼我之力。則知有餘不足之處。然後可以謀攻守之利也。此而上亦所以量敵知戰。張預曰。有餘、彊也。不足、弱也。角量敵形。知彼彊弱之所。唐太宗曰。凡臨陳常以吾彊對敵弱。常以吾弱對敵彊。苟非角量。安得知之。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閒不能窺。知者不能謀。

李筌曰。形敵之妙。入於無形。閒不可窺。智不可謀。是謂形也。　杜牧曰。此言用兵之道。至於臻極。不過於無形。無形則雖有間者深來窺我。不能知我之虛實。彊弱不泄於外。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謀我也。　梅堯臣曰。兵本有形。虛實有路。是以無形此極致也。雖使間者以情僞。智者以謀料。可得乎。　王晳曰。制兵形於無形。是謂極致。孰能窺而謀之哉。　何氏曰。行列在外。機變在內。因形制變。人難窺測。可謂知微。　張預曰。始以虛實形敵。敵不能測。故其極致。卒歸於無形。既有形可覩。無迹可求。則閒者不能窺其隙。智者無以運其計。

因形而錯勝於衆。（御覽、錯勝作作勝。非。）衆不能知。

曹公曰。因敵形而立勝。（御覽。敵形作地形。按下文云。兵因敵而制勝。作地者非。）　李筌曰。錯。置也。設形險之勢。因士卒之勇而取勝焉。軍事尚密。非衆人之所知也。　杜牧曰。窺形可置勝敗。非智者不能。固非衆人所能得知也。　梅堯臣曰。衆知我能置勝矣。不知因敵之形。　何氏曰。因敵制勝。衆不能知。　張預曰。因敵變動之形以

制勝。非衆人所能知。

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曹公曰。不以一形之勝萬形。或曰。不備知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制勝也。　李筌曰。戰勝人知之。制勝之法幽密。人莫知。　杜牧曰。言已勝之後。但知我制敵人使有敗形。本自於我。然後我能勝也。上文云。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斯皆制勝之道。人莫知之也。　陳皞曰。人但知我勝敵之善。不能知我因敵之敗形。　梅堯臣曰。知得勝之跡。而不知作勝之象。　王晳曰。若韓信背水拔幟是也。人但知水上軍殊死戰不可敗。及趙軍驚亂遁走。不知吾能制使之然者。以何道也。　張預曰。立勝之迹。人皆知之。但莫測吾因敵形而制此勝也。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曹公曰。不重復動而應之也。　杜佑曰。死官也。按此句疑有脫誤。　李筌曰。不復前謀以取勝。隨宜制變也。　杜牧曰。敵每有形。我則始能隨而應之以取勝。　賈林曰。應敵形而制勝。乃無窮。　梅堯臣曰。不執故態。應形有機。　王晳曰。夫制勝之理惟一。而所勝之形無窮也。　何氏曰。已勝之後。不再用也。敵來斯應。不循前法。故不窮。　張預曰。已勝之後。不復更用前謀。但隨敵之形而應之。出奇無窮也。

夫兵形象水。

孟氏曰。兵之形勢如水流。遲速之勢無常也。

水之行。原本行作形。誤。今從劉畫子。及通典御覽改正。避高而趨下。

梅堯臣曰。性也。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梅堯臣曰。利也。　張預曰。水趨下則順。兵擊虛則利。

水因地通典、御覽、上有故字。而制流。通典兩引皆作制形。御覽一作制形。一作制行。鄭友賢作制流。

杜牧曰。因地之下。　梅堯臣曰。順高下也。　張預曰。方圓斜直。因地而成形。

兵因敵而制勝。

杜佑曰。言水因地之傾側而制其流。兵因敵之虧闕而取其勝者也。　李筌曰。不因敵之勢。何以制之哉。夫輕兵不能持久。守之必敗。重兵挑之使出。怒兵辱之。彊兵緩之。將驕宜卑之。將貪宜利之。將疑宜反間之。故因敵而制勝。　杜牧曰。因敵之虛也。　賈林曰。見敵盛衰之形。我得因而立勝。　梅堯臣曰。隨虛實也。　王晳曰。謂隄防疏導之也。　何氏曰。因敵彊弱而成功。　張預曰。虛實彊弱。隨敵而取勝。

故兵無常勢。

梅堯臣曰。應敵爲勢。　張預曰。敵有變動。故無常勢。

水無常形。

孟氏曰。兵有變化。地有方圓。　梅堯臣曰。因地爲形。　張預曰。地有高下。故無常形。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通典因作隨。

曹公曰。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　李筌曰。能知此道。謂之神兵也。　杜牧曰。兵之勢因敵乃見。勢不在我。故無常勢。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無常形。水因地之下。則可漂石。兵因敵之應。則可變化如神也。　梅堯臣曰。隨而變化。微不可測。　王晳曰。兵有常理。而無常勢。水有常性。而無常形。兵有常理者。擊虛是也。無常勢者。因敵以應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無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勢有變。則雖敗卒尚復可使擊勝兵。況精銳乎。　何氏曰。行權應變在智略。智略不可測。則神妙者也。　張預曰。兵勢已定。能因敵變動應而勝之。其妙如神。

故五行無常勝。

杜佑曰。五行更王。　王晳曰。迭相克也。

四時無常位。

杜佑曰。四時迭用。　王晳曰。迭相代也。

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曹公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　杜佑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日月盛衰。猶兵之形勢。或弱或強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五行者。休囚王相。遞相勝也。四時者。寒暑往來。無常定也。日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百刻者。春秋二分。則日夜均。夏至之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之日。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長短不均也。月初爲朔。八日爲上弦。十五日爲望。二十四日爲下弦。三十日爲晦。則死生義也。孫子以爲五行四時。日月盈縮無常。況於兵之形變。安常定也。　梅堯臣曰。皆所以象兵之隨敵也。　王晳曰。皆喻兵之變化。非一道也。　張預曰。言五行之休王。四時之代謝。日月之盈昃。皆如兵勢之無定也。

孫子十家註卷七

軍爭篇 曹公曰兩軍爭勝。李筌曰爭者趨利也。虛實定乃可與人爭利。王皙曰爭者爭利得利則勝。宜先審輕重計迂直不可使敵乘我勞也。張預曰以軍爭爲名者謂兩軍相對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虛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算恭行天罰。張預曰受君命伐叛逆。

合軍聚衆

曹公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爲軍陳。梅堯臣曰聚國之衆合以爲軍。王皙曰大國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舉其賦則總七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衆。張預曰合國人以爲軍聚兵衆以爲陳。

交和而舍

曹公曰軍門爲和門左右門爲旗門。御覽旗作期。以車爲營曰轅門以人爲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爲交和。李筌曰交間和雜也合軍之後彊弱勇怯長短向背間雜而仵之力相兼後合諸營壘與敵爭之。杜牧曰周禮以旌爲左右和門鄭司農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敍和出入明次第也。

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交對也。　賈林曰。舍。止也。士衆交雜。和合而止於軍中。趨利而動。梅堯臣曰。軍門爲和門。兩軍交對而舍也。　何氏曰。和門相望。將合戰爭利。兵家難事也。　張預曰。軍門爲和門。言與敵對壘而舍。其門相交對也。或曰。與上下相交和睦。然後可以出兵爲營舍。故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

莫難於軍爭。

曹公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　杜佑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軍門謂之和門。兩軍對爭。交門而止。先據便勢之地。最其難者。相去促近。動則生變化。據通典補。　杜牧曰。於爭利害難也。　梅堯臣曰。自受命至此爲最難。　張預曰。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

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　杜佑曰。敵途本迂。患在道遠。則先處形勢之地。故曰以患爲利。　杜牧曰。言欲爭奪。先以迂遠爲近。以患爲利。誑紿敵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也。　陳皞曰。言合軍聚衆。交和而舍。皆有舊制。惟軍爭最難也。苟不知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者。卽不能與敵爭也。　賈林曰。全軍而行。爭於便利之地。而先據之。若不得其地。則輸敵之勝。最其難也。　梅堯臣曰。能變迂爲近。轉患爲利。難也。　王晳曰。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晳謂示以遠者。使其不虞而行。或奇兵從間道

出也。何氏曰。謂所征之國。路由山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則當分兵出奇。隨逐鄉導。由直路乘其不備急擊之。雖有陷險之患。得利亦速也。如鍾會伐蜀。而鄧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降。故下云。不得鄉導。不能得地利是也。張預曰。變迂曲爲近直。轉患害爲便利。此軍爭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通典知上有先字。非。

曹公曰。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先人至者。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杜佑曰。已外張形勢。迴從遠道。敵至於應。爭從其近。皆得敵情。誑之以利。據通典補。李筌曰。故迂其途。示不速進。後人發。先人至也。用兵若此。以患爲利者。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爲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大破之。閼與遂得解。賈林曰。敵途本近。我能迂之者。或以羸兵。或以小利。於他道誘之。使不得以軍爭赴也。梅堯臣曰。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之也。能知此者。變

迂轉害之謀也。何氏曰。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則當行之途。示以迂變。設勢以誘敵。令得小利。縻之。則出奇之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利須料迂直之勢出奇。故下云。分合爲變。其疾如風是也。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則勝。凡欲近爭便地。先引兵遠去。復以小利啗敵。使彼不意我進。又貪我利。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淮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迂爲直之謀者也。

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通典作衆爭爲危。鄭友賢同。按注云。本作衆爭爲危。是故書正作軍也。

曹公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杜佑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也。言兩軍交爭。有所奪取。得之則利。失之則危也。據通典補。李筌曰。夫軍者。將善則利。不善則危。杜牧曰。善者。計度審也。賈林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爲利。彼敵先據其地。我三軍之衆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也。梅堯臣曰。軍爭之事。有利也。有危也。又一本作軍爭爲利。衆爭爲危。何氏曰。此又言出軍行師。驅三軍之衆。與敵人相角逐。以爭一日之勝。得之則爲利。失之則爲危。不可輕舉。張預曰。智者爭之則爲利。庸人爭之則爲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原本舉作故。誤。今據通典改正。按鄭友賢亦云。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

曹公曰。遲不及也。杜佑曰。遲不及也。舉軍悉行。爭赴其利。則道路悉不相逮。李筌曰。輜重行遲。

賈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遠近之勢。直以舉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設奇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　梅堯臣曰。舉軍中所有而行。則遲緩。　王晳曰。以輜重故。　張預曰。竭軍而前。則行緩而不能及利。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曹公曰。置輜重。則恐捐棄也。　杜佑曰。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己輜重皆悉棄捐。　李筌曰。委棄輜重。則軍資闕也。　杜牧曰。舉一軍之物行。則重滯遲緩。不及於利。委棄輜重。輕兵前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　賈林曰。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　梅堯臣曰。委軍中所有而行。則輜重棄。　王晳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爲敵所掠。故棄捐也。

是故卷甲而趨。通典趨下有利字者。衍。日夜不處。

曹公曰。不得休息罷也。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爲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帥皆獲是也。

勁者先。罷原本作疲。非也。杜佑云。罷音疲。是其初所用字。者後。其法十一而至。通典作十而一至。

曹公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爲擒。　杜佑曰。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爲擒也。彊弱不復相待。卒十有一人至軍也。罷音疲。原本復作伏。卒作率。今改正。　李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爲倍道兼行。行若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爲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龐涓追孫臏。死於馬陵。亦其義也。　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爲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里。若如此爭利。衆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爲敵所擒。其法什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中先擇千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巳午時至者。有未申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得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衆而不能前。此可知也。　陳皞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什一而至之義也。蓋言百里爭利。勁者先。疲者後。十中得一而至。九皆疲困。一則勁者也。　賈林曰。路遠人疲。奔馳力盡。如此則我勞敵佚。被擊何疑。百里爭利。愼勿爲也。　梅堯臣曰。軍日行三十里而舍。今乃晝夜不休行百里。故三將軍爲其擒也。何則。涉途既遠。勁者少。罷者多。十中得一至耳。三將軍者。三軍之帥也。　王晳曰。罷羸也。此言爭利之道。宜

近不宜遠耳。夫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苟日夜兼行。百里趨利。縱使一分勁者能至。固已困乏矣。卽敵人以佚擊我之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馬宣王曰。吾倍道兼行。此曉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奢亦卷甲而趨。二日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久幷氣積力。增壘遣間。示怯以驕之。使秦不意其至。兵又堅。奢又去閼與五十里而軍。比秦聞之。又發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且又投之險難。先據高陽。奇正相因。曷爲不勝哉。

何氏曰。言三將出奇求利。委軍衆輜重。卷甲務速。若晝夜百里不息。則勁者能十至其一。我勞敵佚。敵衆我寡。擊之未必勝也。敗則三將俱擒。以此見武之深戒也。　張預曰。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俱行也。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爲倍道。晝夜不息爲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渴者不得飲。饑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以饑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師。必皆爲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後。況重兵乎。何以知輕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爲遠也。焉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蹷上將軍。其法半至。通典半至上有以字。

曹公曰。蹷猶挫也。　杜佑曰。蹷猶挫也。前軍之將。已爲敵所蹷敗。　李筌曰。百里則十人一人至。五十

里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至擒也。言道近不至疲。　杜牧曰。半至者。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賈林曰。上猶先也。　梅堯臣曰。十中得五。猶遠不能勝。　王晳曰。罷勞之患。減於太半。止挫敗而已。張預曰。路不甚遠。十中五至。猶挫軍威。況百里乎。蹙上將、謂前軍先行也。或問曰。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也。答曰。此形同而勢異也。且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而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爭利之法。蓋與此異矣。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通典此下有云。以是知軍爭之難。

曹公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　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而趨利。三分之二至。　李筌曰。近不疲也。故無死亡。　杜牧曰。三十里內。凡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　梅堯臣曰。道近至多。庶或有勝。　王晳曰。計彼我之勢。宜須爭者。或亦當然。雖三分二至。蓋其精銳者之力未至勞乏。不可決以爲敗。故不云其法也。　張預曰。路近不疲。至者太半。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庶幾可以爭勝。上三事皆謂舉軍而爭利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曹公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　杜佑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委積芻草之屬。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無輜重

而不流者爲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通典作堆者爲險。水草坑塹者爲沮。餘同。按此通典誤也。御覽塹作坎。與張預注同。　梅堯臣曰。山林險阻之形。沮澤濘淖之所。必先審知。　張預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木聚者爲林。坑坎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凡此地形。悉能知之。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通典無能字者。脫。御覽導作道。

杜佑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　李筌曰。入敵境恐山川隘狹。地土泥濘。井泉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卽鹿無虞。則其義也。　杜牧曰。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園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者。盡藏之。然後不失地利。衞公李靖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林。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爲獸足。而却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藂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奪事機。注心而視氣色。覩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辨來寇之驅馳。故烽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賞罰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有備也。敵之機謀。而我先知也。　陳皞曰。凡此地利。非用鄉人爲導引。則不能知地利也。　梅堯臣曰。凡邱陵原衍之向背。城邑道路之迂直。非人引導。不能得也。　何氏

曰。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於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驛所絕。深入其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密嚴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況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險則有壅決之害。醉行則有暴來之鬬。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邱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饑渴。茲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爲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爲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家室。使之係心。卽爲吾人。當無翻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　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鄫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　梅堯臣曰。非詭道不能立事。　王晳曰。謂以迂爲直。

以患爲利也。何氏曰。張形勢以誤敵也。張預曰。以變詐爲本。使敵不知吾奇正所在。則我可爲立。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梅堯臣曰。非利不可動。王晳曰。誘之也。何氏曰。量敵可擊則擊。張預曰。見利乃動。不妄發也。傳曰。三軍以利動。

以分合爲變者也。

曹公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爲變也。孟氏曰。兵法詭詐。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爲變化之術。李筌曰。以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爲變化之形。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陳皞曰。乍合乍分。隨而更變之也。梅堯臣王晳同曹公註。張預曰。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爲變化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衞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爲奇。兵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焉。

故其疾如風。

曹公曰。擊空虛也。杜佑曰。進退應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梅堯臣曰。來無形跡。王晳曰。速乘虛也。何氏同梅堯臣註。張預曰。其來疾暴。所向皆靡。

其徐如林。

曹公曰。不見利也。　孟氏曰。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以防其掩襲。　杜佑曰。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而其大不移。　李筌曰。整陳而行。　杜牧曰。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爲敵人之掩襲也。　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　王晳曰。齊肅也。　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森然。謂未見利也。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燔也。

侵掠如火。

曹公曰。疾也。　杜佑曰。猛烈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　杜牧曰。猛烈不可嚮也。　賈林曰。侵掠敵國。若火燎原。不可往復。　張預曰。詩云。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言勢如猛火之熾。誰敢禦我。

不動如山。

曹公曰。守也。　杜佑曰。守也。不信敵之誑惑。安固如山。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駐車也。　杜牧曰。閉壁屹然。不可搖動也。　賈林曰。未見便利。敵誘誑我。我因不動。如山之安。　梅堯臣曰。峻不可犯。　王晳曰。堅守也。　何氏曰。止如山之鎮靜。　張預曰。所以持重也。荀子議兵篇云。圓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移。犯之者其角立毀。

難知如陰。

杜佑曰。莫測如天之陰雲。不見列宿之象。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覩萬象。　杜牧曰。如

民所積不多。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足用。

廓地分利。

曹公曰。分敵利也。　李筌曰。得敵地。必分守利害。　杜牧曰。廓。開也。開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忍不能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略曰。獲地裂之。　陳皞曰。言獲其土地。則屯兵種蒔。以分敵之利也。　賈林曰。廓。度也。度敵所據地利。分其利也。　梅堯臣曰。與有功也。　王晳曰。廓。視地形。以據便利。勿使敵專也。　張預曰。開廓平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敵人得之。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觀上下之文。恐非謂此也。

懸權而動。

曹公曰。量敵而動也。　李筌曰。權。量秤也。敵輕重與吾有銖鎰之別則動。夫先動爲客。後動爲主。客難而主易。太一遁甲定計之算。明動易也。　杜牧曰。如衡懸權。秤量已定。然後動也。　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動也。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言權量敵之輕重。審察將之賢愚。然後舉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筌曰。迂直道路。勞佚餒寒。生於道路。　杜牧曰。言軍爭者。先須計遠近迂直。然後可以爲勝。其計量

之審。如懸權於衡。不失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軍爭勝之法也。　梅堯臣曰。稱量利害而動。在預知遠近之方則勝。　王晳曰。量敵審輕重而動。又知迂直。必勝之道也。　張預曰。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寒餒之患。而且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

梅堯臣曰。軍之舊典。　王晳曰。古軍書。

言不相聞。故爲鼓鐸。原本作金鼓。通典本作鼓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皆三引作鼓鐸。鄭友賢同。按周官大司馬云。鼓鐸鐲鐃之用。其作金鼓者。後人依下文改之也。今訂正。

杜佑曰。鐸。金鉦也。原本云。金鉦鐸也。按鉦鐸皆軍用。形制相近。故杜取以況也。後人既改鼓鐸爲金鼓。故并其注改之。今訂正。聽其音聲。以爲耳候。　梅堯臣曰。以威耳也。耳威於聲。不可不清。　王晳曰。鼓鼙鉦鐸之屬。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皆有其節。

視不相見。故爲旌旗。

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爲目候。　梅堯臣曰。以威目也。目威於色。不得不明。　王晳曰。表部曲行列齊整也。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原本作人。避諱改也。當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作民。下同。之耳目也。

杜佑曰。齊一耳目之視聽。使知進退之度。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鼓進鐸退。旌賞而旗罰。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故不亂也。勇怯不能進退者。由旗鼓正也。　張預曰。夫用兵既衆。占地必廣。首尾相遼。耳目不接。故

設金鼓之聲。使之相聞。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則雖百萬之衆。進退如一矣。故曰。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

民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杜佑曰。齊之以法教。使強弱不得相踰。據通典御覽補。杜牧曰。旌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旗者卽令之信旗也。軍法曰。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者。斬之。吳起與秦人戰。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信材士。非令也。乃斬之。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使人之視聽齊一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麾右則右。麾左則左。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王晳曰。使三軍之衆。勇怯進退齊一者。鼓鐸旌旗之爲也。張預曰。士卒專心一意。惟在於金鼓旌旗之號令。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一有違者必戮。故曰。令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將者之過也。言不可賞先登獲雋者。恐進退不一耳。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原本民作人。從御覽改。通典變作便。非。

李筌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晝之所指揮。杜牧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或曰。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期而戰也。軍襲敵營。鳴鼓然火。適足以警敵人之耳目。明敵人之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答曰。富哉問乎。此乃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人來襲我壘。

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陳。蓋大陳之中。必包小陳。大營之內。必包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遶。大將之營。居於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鉤聯。曲折相對。象天之壁壘星。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隊列部。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十字路口。必立小堡。上致柴薪。穴爲暗道。胡梯上之。令人看守。夜黑之後。聲鼓四起。卽以燔燎。是以賊夜襲我。雖入營門。四顧屹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西南北。未知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者。放令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燎火。明如晝日。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向俱發。敵人雖有韓白之將。鬼神之兵。亦無能計也。唯恐夜不襲我。來則必敗。若敵人或能潛入一營。卽諸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賊若出走。皆在羅網矣。故司馬宣王入諸葛亮營壘。見其曲折曰。此天下之奇才也。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雜以居之。若有賊夜來斫營。萬人一時驚擾。雖多致斥候。嚴爲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雖有衆力。亦不能用。

陳皞曰。杜言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人刻期而戰。非也。天寶末李光弼以五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之。豈止待賊斫營而已。　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之。　梅堯臣曰。多者欲以變惑敵人耳目。　王晳曰。多者所以震駭視聽。使熱我之威武聲氣也。傳曰。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張預曰。凡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所以變亂敵人之

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越伐吳。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進。吳師分以禦之。遂爲越所敗。是惑以火鼓也。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疎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惑以旌旗也。

故三軍可奪氣。

曹公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李筌曰。奪氣奪其銳勇。齊伐魯。戰於長勺。齊人一鼓。公將戰。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乃戰。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奪三軍之氣也。　杜牧曰。司馬法。戰、以力久。以氣勝。齊伐魯。莊公將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晉將毋邱儉文欽反。諸軍屯樂嘉。司馬景王銜枚徑造之。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噪。擊之可破。既而三噪之。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去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鴦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　王晳曰。震懾衰惰。則軍氣奪矣。　何氏曰。淮南子曰。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故奪氣者。有所待

有所乘。則可矣。　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舍生稟血。鼓作戰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尉繚子謂氣實則鬬。氣奪則走者。此之謂也。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所謂守其氣者。常養吾之氣。使銳盛而不衰。然後彼之氣可得而奪也。

將軍可奪心。

李筌曰。怒之令憤。撓之令亂。間之令疎。卑之令驕。則彼之心可奪也。　杜牧曰。心者。將軍心。軍中所倚賴以爲軍者也。後漢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高平第一軍。峻遣將軍皇甫文出謁恂。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峻惶恐。卽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氣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後燕慕容垂遣子寶、率衆伐後魏。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帝斷其來路。父子問絕。道武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懼以爲信。然因夜遁去。道武襲之。大破於參合陂。　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惑奪其氣。軍既奪氣。將亦奪心。　王晳曰。紛亂諠譁。則將心奪矣。　何氏曰。先須己心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司馬法曰。本心固。新氣勝者。是也。　張預曰。

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以奪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計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亂。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

是故朝氣銳。

孟氏曰。司馬法曰。新氣勝舊氣。新氣卽朝氣也。　陳皞曰。初來之氣。氣方勝銳。勿與之爭也。　王哲曰。士衆凡初舉。氣銳也。

晝氣惰。

王哲曰。漸久少怠。

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氣也。　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終也。謂兵始而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　王哲曰。怠久意歸。無復戰理。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通典治作理。此避諱改也。下同。

杜佑曰。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氣者。故曹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原本云。曹劌之說是也。無曹劌曰已下文。按此乃合汴者改之也。從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氣者。軍之氣勇。　杜牧曰。陽氣生

於子。成於寅。衰於午。伏於申。凡晨朝陽氣初盛。其來必銳。故須避之。候其衰伏。擊之必勝。武德中。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泥水東。建德列陳。彌亘數里。太宗將數騎登高觀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饑。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饑倦。悉列坐石。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戰。生擒建德。　陳皞曰。有辰巳列陳。至午未勝者。午未列陳。至申酉未勝者。不必事須晨旦而爲陽氣。申午而爲衰氣也。太宗之攻建德也。登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盡銳來攻。我當少避之。退則可以騎留之。以明不須晨旦也。凡彼有銳。則如此避之。不然則否。　梅堯臣曰。氣盛勿擊。衰懈易敗。　何氏曰。夫人情莫不樂安而惡危。好生而懼死。無故驅之就臥尸之地。樂趨於兵戰之場。其心之所畜。非有忿怒欲鬬之氣。一旦乘而激之。冒難而不顧。犯危而不畏。則未嘗不悔而怯矣。今夫天下懦夫。心有所激。則率爾爭鬬。不啻諸劌。至於操刃而求鬬者。氣之所乘也。氣衰則息。惻然而悔矣。故三軍之視強寇如視處女者。乘其忿怒而有所激也。是以卽墨之圍。五千人擊却燕師者。乘燕劓降掘冢之怒也。秦之鬬士倍我者。因三施無報之怒。所以我怠而秦奮也。二者治氣有道。而所用乘其機也。　張預曰。朝喻始。晝喻中。暮喻末。非以早晚爲辭也。凡人之氣。初來新至則勇銳。陳久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惰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己之氣。以奪人之氣者也。前趙將游子遠之敗伊餘羌。唐武德中。太宗之破竇建德。皆用此術。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李筌曰。伺敵之變。因而乘之。　杜牧曰。司馬法曰。本心固。言料敵制勝。本心已定。但當調治之。使安靜堅固。不爲事撓。不爲利惑。候敵之亂。伺敵之譁。則出兵攻之矣。　陳皞曰。政令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錯雜。行伍輕囂。謂之譁。審敵如是。則出攻之。　賈林曰。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撓亂。以我之清淨。待敵之諠譁。此治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元默也。　梅堯臣曰。鎮靜待敵。衆心則寧。

王晳同陳皞註。　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揉。權智萬變。而措置之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亞夫之禦寇也。堅臥而不起。欒箴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定。養之有餘也。　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忿。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通典佚作逸。案本書勞佚字皆作佚。御覽亦作佚。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杜佑曰。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閒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　李筌曰。客主之勢。　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　梅堯臣曰。無困竭人力以自弊。　王晳曰。

之衝也。敵背邱陵爲陳。無有後患。則當引置平地。勿迎而擊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地勢也。杜牧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邱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高。不可仰擊。背邱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可逆戰。勢不便也。王晳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何氏曰。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今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從之。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周遣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登邙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値周軍。卽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陳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步我騎。且却且引。得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竝卽奔遁。張預曰。敵處高爲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弧矢之施發。皆不便也。也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敵從高而來。不可迎之。勢不順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勢未衰。便奔走而陳却原本作兵。今从通典改。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欲以爲變也。通典作從卒亂。所以多爲變。李筌杜牧曰。恐有伏兵也。賈林曰。敵未衰。

開壘門。遽聞鼓譟。矢注如雨。賊徒震駭。整衆追之。遂虜慶緒。　張預曰。敵人奔北。必審眞僞。若旗鼓齊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不可從之。若旗靡轍亂。人囂馬駭。此眞敗却也。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彊氣也。　杜牧曰。避實也。楚子伐隨。隨臣季良曰。楚人尙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隨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　陳皞曰。此說是避敵所長。非銳卒勿攻之旨也。蓋言士卒輕銳。且勿攻之。待其懈惰。然後擊之。所謂千里遠鬬。其鋒莫當。蓋近之爾。

梅堯臣曰。伺其氣挫。　何氏曰。如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至。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必大。今但有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遁。魏末。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毋邱儉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

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日。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其歸路。恪懼而遁。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劉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年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生擒伊餘於陳。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覩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令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食盡夜遁。一戰敗之。又太宗征薛仁杲於折墌城。賊十有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請戰。太宗曰。我卒新經挫衂。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鬬。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心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驕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將。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先餌

可從。　王晳曰。餌我以利。必有奇伏。　何氏曰。如春秋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又如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載土以豆覆其上。鄧宏取之。爲赤眉所敗。曹公未得濟而放牛馬。馬超取之。而公得渡。又如曹公棄輜重。文醜劉備分取之。而爲公所破。又如後魏廣陽王元深、以乜列河、誘拔陵竟來抄掠。拔陵爲于謹伏兵所破。此皆餌之之術也。　張預曰。三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言魚貪餌。則爲釣者所得。兵貪利則爲敵人所敗。夫餌兵非止謂寘毒於飲食。但以利留敵。皆爲餌也。若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皆是也。

歸師勿遏。

孟氏曰。人懷歸心。必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　杜佑曰。若窮寇退還。依險而行。人人懷歸。故能死戰。徐觀其變。而勿遏截之。原本注云。人人有室家鄉國之往。不可遏截之。徐觀其變而制之。按此似後人所改。從通典御覽訂正。　李筌曰。士卒思歸。志不可遏也。　杜牧曰。曹公自征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表與繡復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縱自奇兵以下十五字。原本脫。今補正。奇兵步騎夾原本作來。譌。攻。大破之。公謂荀文若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

以知勝矣。　梅堯臣曰。敵必死戰。　王晳曰。人自爲戰也。勿遏塞之。若猶有他慮。則可要而擊。曹公攻鄴。袁尙來救。諸將以爲歸師。不如避之。公曰。尙從大道來則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蓋大道來則歸意全。循山來則顧負險。且有懼心也。　何氏曰。如魏初曹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與吾死地。是以知勝。齊建武二年。魏圍鍾離。張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也。前秦苻堅征晉。至壽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苻叡、竇衝、姚萇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勿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後涼呂宏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宏所敗。　張預曰。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韓信曰。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曹公既破劉表。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吾是以知勝。又呂宏攻段業不勝。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歸師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爲宏所敗。古人似此者

多。不可悉陳。

圍師必闕。

曹公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　杜佑曰。若圍敵平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故使戰守不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彊救在表。當堅固守之。未必闕也。此用兵之法。　李筌曰。夫圍敵必空其一面。示不固也。若四面圍之。敵必堅守不拔也。項羽坑外黃。魏武圍壺關。卽其義也。　杜牧曰。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心。因而擊之。後漢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劫掠吏人。自稱將軍。光武遣臧宮、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明帝時爲東海王。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小挺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卽勑令開圍緩守。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大唐天寶末。李光弼領朔方軍。與史思明戰于土門。賊衆退散。四面圍合。光弼令開東南角以縱之。賊見開圍。棄甲急走。因追擊之。盡殲其衆。是開一面也。　梅堯臣同曹公註。　何氏曰。如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又朱鳶與徐璆共討黃巾餘賊。韓患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城不克。鳶登山覩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急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

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則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破之。又魏太祖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開城遂降。又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尒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彊。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是時神武馬二千。步卒不滿三萬人。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歸道。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　張預曰。圍其三面。開其一角。示以生路。使不堅戰。後漢朱雋討賊師韓忠於宛。急攻不克。因謂軍吏曰。賊今外圍周固。所以死戰。若我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果如其言。又曹公圍壺關。謂之曰。城破皆坑之。連攻不下。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令人自守。非計也。公從之。遂拔其城是也。

窮寇勿迫。

杜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淸發。闔閭復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漢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羌覩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隘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

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　陳皞曰。烏窮則搏。獸窮則噬。　梅堯臣曰。困獸猶鬭。物理然也。　何氏曰，前燕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之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則未易卒圖也。今圍之於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於十旬。弊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五代、晉將苻彥卿、杜重威、經略北鄙。遇虜於陽城。戎人十萬圍晉師於中野。乏水。軍人鑿井取泥。衣絞而吮之。人馬渴死甚衆。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我今窮蹙。乃率勁騎出擊之。會大風揚塵。乘勢決戰。戎人大潰。此彥卿爲虜十萬所圍。乃窮蹙之寇。遂致死力以求生。戎人不悟之致敗也。　張預曰。敵若焚舟破釜決一戰。則不可逼迫。來蓋獸窮則搏也。晉師敗齊于鞌。齊侯請盟。晉人不許。齊侯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晉人懼而與之盟。吳夫槩王謂曰。困獸猶鬭。漢趙充國言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蓋亦近之。此用兵之法也。鄭氏遺說法字下有妙字。并述其義。按妙字衍。通典御覽皆無妙字。

孫子十家註卷八

九變篇 曹公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王晳曰晳謂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逸詩云九變復貫不知曹公謂何爲九或曰九地之變也張預曰變者不拘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之謂也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張預曰已解上文

圮地無舍

曹公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圮 孟氏曰太下則爲敵所囚 杜佑曰擇地頓兵當趨利而避害也 李筌曰地下曰圮行必水淹也 陳皞曰圮低下也孔明謂之地獄獄者中下四面高也 梅堯臣曰山林險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 何氏曰下篇言圮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地宜速去之也 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爲圮地以其無所依故不可舍止

衢地合交原本作交合今從北堂書鈔改正

曹公曰結諸侯也 李筌曰四通曰衢結諸侯之交地也 賈林曰結諸侯以爲援 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 何氏曰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 張預

曰。四通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以爲交援。

絕地無留。

曹公曰。無久止也。　李筌曰。地無泉井畜牧采樵之處爲絕地。不可留也。　賈林曰。谿谷坎險。前無通路曰絕。當速去無留。　梅堯臣曰。始去國。始出境。猶不居輕地。是不可久留也。　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危絕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圍地則謀。

曹公曰。發奇謀也。　李筌曰。因地能通。　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爲我患。乃可濟也。　梅堯臣曰。往返險迂。當出奇謀。　何氏曰。下篇亦云。圍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謀。不至於害也。　張預曰。居前隘後固之地。當發奇謀。若漢高爲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茲近之。

死地則戰。

曹公曰。殊死戰也。　李筌曰。置兵於必死之地。人自爲私鬬。韓信破趙。此是也。　梅堯臣曰。前後有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　王晳註上之五地。竝同曹公。　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絕。不死何待也。　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背水陳

是也。從圮地無舍。至此爲九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略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則敍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爲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既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子欲敍五利。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

曹公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爲變。　杜佑曰。阨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爲變也。道雖近而中不利。則不從也。道雖近已下。原本無者。脫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　杜牧曰。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武陵五谿蠻。軍次下雋。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乃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溼。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舒與兄好時侯書曰。舒前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　賈林曰。由從也。途且不利。雖近不從。　梅堯臣曰。避其險阨也。　王晳曰。途雖可從。而有所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說周亞夫避殽黽阨陝之間。慮置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是也。　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

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爲權變。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也。

軍有所不擊。

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　杜佑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之卒。隘陷之軍不可攻。爲死戰也。當固守之。以待隙也。　杜牧曰。蓋以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彊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爲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卽須不擊。益爲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　陳皞曰。見小利不能傾敵。則勿擊之。恐重勞人也。　賈林曰。軍可威懷。勢將降伏。則不擊。寇窮據險。擊則死戰。可自固守。待其心惰取之。　梅堯臣曰。往無利也。　王晳曰。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晳謂餌兵銳卒。正正之旗。堂堂之陳。亦是也。　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彊。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公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　杜牧曰。操捨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

爲九變。謂此九事。皆不從中覆。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原本利上有地字。鄭氏遺說同。按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皆無地字。今從刪。

杜佑曰。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　李筌曰。謂上之九事也。　賈林曰。九變上九事。將帥之任。機權遇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然後得其通變之利。變之則九。數之則十。故君命不在常變例也。　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變而爲利也。　王晳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　何氏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圮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孰觀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爾。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將。合聚軍衆。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算也。況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　張預曰。更變常道。而得其利者。知用兵之道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恐反受害也。將貴適變也。　梅堯臣曰。知地不知變。安得地之利。　張預曰。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能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曹公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　賈林曰。五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蹙死鬬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充兵銳、將智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君命雖宜從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而不受。此五變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孤則擊。城勢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　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而用。　王皙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　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爲五利者。謂九變之下五事也。非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公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　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　賈林曰。雜一爲親一爲難。言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愼之。乃得其利也。　梅堯臣同曹公註。　王皙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　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公曰。害其所惡也。　李筌曰。害其政也。　杜牧曰。惡音一路反。言敵人苟有其所惡之事。我能乘而害之。不失其機。則能屈敵也。　賈林曰。爲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無臣。或遺以姦人。破其政令。或爲巧詐。間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饋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　梅堯臣曰。制之以害則屈也。　王晳曰。窮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　張預曰。致之於受害之地。則自屈服。或曰。間之使君臣相疑。勞之使民失業。所以害之也。若韋孝寬間斛律光。高熲平陳之策是也。

役諸侯者以業。

曹公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　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韓人令秦鑿渠之類是也。或以奇技藝業。淫巧功能。令其耽之。心口內役。諸侯若此而勞。　李筌曰。煩其農也。　杜牧曰。言勞役敵人。使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乃可爲也。事業者。兵衆國富。人和令行也。　梅堯臣曰。撓之以事則勞。　王晳曰。常若爲攻襲之業。以弊敵也。田常曰。吾兵業已加魯矣。　張預曰。以事勞之。使不得休。或曰。壓之以富彊之業。則可役使。若晉楚國彊。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以事之是也。

趨諸侯者以利。

曹公曰。令自來也。　孟氏曰。趨。速也。善示以利。令忘變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亦謂得人之用也。　李

筌曰。誘之以利。　杜牧曰。言以利誘之。使自來至我也。墮吾畫中。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曰。趨敵之間。當周旋我利也。　張預曰。動之以小利。使之必趨。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通典御覽作恃吾有能以待之也。

梅堯臣曰。所恃者不懈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通典作無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御覽兩引并同。

曹公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　杜佑曰。安則思危。存則思亡。常有備。　李筌曰。預備不可闕也。　梅堯臣曰。所賴者有備也。　王晳曰。備者實也。　何氏曰。吳略曰。君子當安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衛不徹警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況守邊固圉。交刃之際歟。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虛。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爲陳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屯。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虜不得犯。朱然爲軍師。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治思亂。戒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善者也。其次莫如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慎固其封守。繕完其溝隍。或多調軍食。或益修戰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常使彼勞我佚。彼老我壯。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戰而屈人之師也。若夫莒以恃陋而潰。

齊以狎敵而殲。虢以易晉而亡。魯以果邾而敗。莫敖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而自輕。斯皆可以作鑒也。故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　張預曰。言須思患而預防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故將有五危。

李筌張預曰。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曹公曰。勇而無慮。必欲死鬬。不可曲撓。可以奇伏中之。　李筌曰。勇而無謀也。　杜牧曰。將愚而勇者患也。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　梅堯臣同李筌註。　何氏曰。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貴其謀勝也。　張預曰。勇而無謀。必欲死鬬。不可與力爭。當以奇伏誘致而殺之。故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將無策略。止能以死先士卒。則不勝也。

必生、可虜也。

曹公曰。見利畏怯不進也。　孟氏曰。見利不進。原本無。案書內孟氏注。每先引曹註。下增釋之。今據御覽補。將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爲將怯懦。見利而不能進。太公曰。失利後時。反受

其殃。　李筌曰。疑怯可虜也。　杜牧曰。晉將劉裕泝江追桓元。戰于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元兵甚盛。而元懼有敗衂。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是以大敗也。　梅堯臣曰。怯而不果。　王晳曰。無鬬志。曹公曰。見利怯不進也。晳謂見害亦輕走矣。　何氏曰。司馬法曰。上生多疑。疑爲大患也。　張預曰。臨陳畏怯。必欲生返。當鼓譟乘之。可以虜也。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是也。

忿速、可侮也。

曹公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侮致之也。原本作侮而致之也。今从御覽改正。

杜佑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狷戇疾急。不計其難。可動作欺侮。　李筌曰。急疾之人。性剛而可侮致也。太宗殺宋老生而平霍邑。　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者。褊急也。性不厚重也。若敵人如此。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敗之也。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前秦苻生遣苻黃眉鄧羌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襄怒出戰。黃眉等斬之。　梅堯臣曰。狷急易動。　王晳曰。將性貴持重。忿狷則易撓。　張預曰。剛愎褊急之人。可凌侮而致之。楚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以怒之。果從晉師。遂爲所敗是也。

廉潔、可辱也。

曹公曰。廉潔之人。可汙辱致之也。　李筌曰。矜疾之人可辱也。　杜牧曰。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老我師。我勢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急。則輕侮而致之。性本廉潔。則汙辱之。如諸葛孔明遺司馬仲達以巾幗。欲使怒而出戰。仲達忿怒欲濟師。魏帝遣辛毗伏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不勝其忿。況常才之人乎。　梅堯臣曰。徇名不顧。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清潔愛民之士。可垢辱以撓之。必可致也。

愛民、可煩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　李筌曰。攻其所愛。必卷甲而救。愛其人乃可以計疲。　杜牧曰。言仁人愛民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爲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可以煩之令其勞頓。而後取之也。　陳皞曰。兵有須救不必救者。項羽救趙。此須救也。亞父委梁。不必救也。　賈林曰。廉潔之人。不好侵掠。愛人之人。不好鬬戰。辱而煩之。其動必敗。　梅堯臣曰。力疲則困。　王晳曰。以奇兵若將攻城邑者。彼愛民必數救之煩勞也。　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皞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速。不恥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喜